

揚之水談名物·卷七

物中看畫

揚之水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次

工藝品中的人物故事圖	I
宮妝變盡尚娉婷 ——毛女故事圖考	41
雷峰塔地宮出土光流素月鏡綫刻畫考	51
“千春永如是日” ——瀘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	61
附：交椅與栲栳樣交椅	95
忻州北朝壁畫墓觀畫散記	103
從《開口盤車圖》到《山溪水磨圖》	119
有美一人 ——歷代美人圖散記	135
《李煦四季行樂圖》叢考	155
乾隆趣味 ——寧壽宮花園玉粹軒明間西壁通景畫的解讀	175
附：“二我圖”與《平安春信圖》	194
物中看畫 ——袁旂新作精品展散記	197
索引	213
後記	225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號	227

工藝品中的人物故事圖

小引

《海外中國名畫選·I》著錄一件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北宋何充《摹唐盧媚娘像》，圖版說明云：“這幀被稱為《摹唐盧媚娘像》的肖像畫，尚不知盧媚娘為何人，大約是唐代一名媛。此圖並非摹唐人畫跡，而是宋人之作，畫中人物的服飾和造型是典型的宋代仕女的樣式。盧媚娘手持塵尾，眼瞼低垂，靜候而立，是一幅十分動人的仕女畫。”^❶〔1·1〕

又《中國繪畫全集》著錄故宮博物院藏一件南宋無款冊頁《叱石成羊圖》，說明云：“此圖不知原載何冊，又名《初平牧羊圖》。圖繪土坡上一長者袖手而立，傾聽席地而坐的童子捧卷朗讀，身後四隻山羊，其態自在。左側山石嶙峋，蒼松紅楓掩映，白雲滃起，山泉奔流。右側水

❶ 劉育文等《海外中國名畫選·I》，頁93，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1 《摹唐盧媚娘像》
弗利爾美術館藏



❶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中國繪畫全集·6》，圖七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等一九九九年。

波粼粼，空曠浩渺。”❶〔1·2〕

圖版說明偏重於對作品的藝術欣賞，這裏引錄的尚非全文。不過圖畫表現的內容究竟是甚麼呢，這似乎也應作為賞鑑的一個重要部分，——人物或人物故事的選擇，總是反映着時代之審美趣向的。

盧媚娘，亦作盧眉娘，她卻並非“唐代一名媛”，而該算作神仙之屬。《雲笈七籤》卷一一六“神姑”條：“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為名。永貞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盧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絲析為三縷，染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台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虯硬不斷。順宗皇帝嘆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覺輕，撤其蓋，惟舊履而已，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蘇鶚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雲



1·2 《叱石成羊圖》
故宮博物院藏

笈七籤》原是道教類書，這一段文字叢述眉娘事跡與《杜陽雜編》卷中所述大致相同，惟《雜編》說到盧氏的先人“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且道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則眉娘雖是逍遙仙，卻於佛法也曾投入一份深情。

確定身分之後，觀畫之眼便可以稍稍調整。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婦人形相”條說到，“歷觀古名士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何充摹本於郭氏，自屬當代作品，依了他的標準，卻可以算得不失古意。

《叱石成羊圖》寫皇初平故事。《雲笈七籤》卷一〇九“皇初平”條：“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翛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

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曰：‘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將《雲笈七籤》與冊頁所繪相對看，可知它的“又名《初平牧羊圖》”，原是更為貼切。“土坡上一長者”頭戴蓮花冠，則為道士無疑，那麼這便是最初的情節，圖繪“童子捧卷朗讀”，正是意在見其“良謹”。金華有赤松山，一名臥羊山，即初平叱石成羊處。初平故事也早見於詩人吟詠，晚唐五代詩僧貫休《古意九首·莫輕白雲白》“莫見守羊兒，或是初平輩”；又《和楊使君遊赤松山》“初平謝公道非遠，黯然物外心相逢。石羊依稀斫瑤草，桃花彷彿聞仙鐘”^①。謝公，謂謝靈運。初平仙遊與謝公放浪山水，是同懷超然物外之情也。宋及宋以後，它更成為人們常用的典故。如蘇軾《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許相將遊閬苑”，句下自注：“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又《登雲龍山》“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群羊”^②，都似信手拈來。

不過這裏解讀兩幅畫作，其實更在於另外的意義，即它與下面討論到的工藝品圖案中的人物故事密切相關。在工藝品從器形到紋樣的全面趨向中土化這樣一個大的潮流中，繪畫自是裝飾工藝最為直接的範本。

① 《貫休歌詩繫年箋注》（胡大浚箋注），頁 63，頁 277，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

② 《蘇軾全集校注》（張志烈等校注），第三冊，頁 1722，頁 1826，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1·3 金花銀香寶子局部
法門寺地宮出土

一 許旌陽斬蛟銅鏡

工藝品的圖案設計取材於神仙傳說和歷史故事，這種做法宋代開始多起來，當然此前在金銀器中已經不止一例，如法門寺地宮出土金花銀香寶子裝飾爛柯山故事^④〔1·3〕，陝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金花銀三足罐飾春秋人物故事^⑤，又遼耶律羽之墓出土金花銀折肩罐上安排孝子圖^⑥。金代磁州窯枕的人物故事作紋樣，更開了一代風氣。

先舉兩個銅鏡的例子。其一，《廣西銅鏡》著錄一面徵集於興安縣溶江鎮的宋代人物故事鏡，圖版說明稱作“仙人降龍紋葵瓣形銅鏡”，並述其圖案曰：“鈕右有一仙人，頭挽髻，身著對襟長袖衫，右手抬起，拋劍刺向飛龍。左手臂上挽着一根打成圓結的長索，雙腳踩在雲朵上。鈕左一龍的龍頭向下，俯身曲頸，後肢被壓在劍下，尾捲曲纏於劍格處。鈕上方一小長方格內有銘文（不清）。”^⑦〔1·4:1〕

另一件菱花鏡著錄於《浙江出土銅鏡》，構圖與它大致相同，中部刻“衢州鄭家”牌記，出江山縣城關鎮老虎山^⑧〔1·4:2〕。

圖案中的人物為“仙人”，似無疑義，但究竟是哪一

④ 有關考證見倪亦斌《瓷器故事圖畫新證》，頁100-101，《藝術世界》雜誌社二〇〇六年。不過作者曰一旁的觀棋者“懷抱一根扁擔”，非是。曾有機會在展廳近距離觀摩實物並攝影，可見所謂“扁擔”，原是衣襟，標識砍柴身分的當是別在腰間側後露出在身體左邊的斧子。

⑤ 申秦雁《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金銀器》，圖七六，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⑥ 蓋之庸《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頁61-63，內蒙古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⑦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銅鏡》，圖五一，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⑧ 王士倫、王牧《浙江出土銅鏡》，圖一四二，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4:1 旌陽斬蛟紋銅鏡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1·4:2 許旌陽斬蛟紋銅鏡
江山博物館藏



❶ 江中斬蛟的晉故事尚有《晉書》卷五十八中說到的周處，不過後世多視他為壯士，而不作仙人看。

❷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冊五二，頁32453。

❸ 如《夷堅志·三志辛》卷一《吳琦事許真君》曰：饒州吏人吳琦徙居後，“整頓神佛堂，鋪設位像，以所蓄壽星一軸掛左壁，右方闕焉”，“旋命畫工劉生繪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像以補之，所謂許真君也”。

位真仙呢？

此位仙人應是許旌陽，即銅鏡圖案為旌陽斬蛟故事。且看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段中的一段記述：“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師出焉。”段成式《西陽雜俎·前集》卷三也有旌陽斬蛟故事，與這裏的敘述稍有不同^❶。至宋，許旌陽故事變得很流行，並且多有形象的塑造和題詠，如陸游《劍南詩稿》卷十九《小齋壁間張王子喬、梅子真、李八百、許旌陽及近時得道諸仙像，每焚香對之，因賦長句》。又韓淲《趙主簿以許旌陽李八百像刻來，因得二首》，其一句云“眇眇西山路，誰知許旌陽。余事斷蛟爾，劍氣聊自藏”；“安得從其遊，像刻不可忘”^❷，也是一例。風氣之下，銅鏡取此作為裝飾圖案便很自然，而紋樣的構圖與當時流行的“得道諸仙像”應該是很有關係的^❸。



1·5 蕭思話松下撫琴
遊覽亭村窖藏銀片畫心



1·6 初平故事
遊覽亭村窖藏銀片畫心

二 一組銀花片上的人物故事圖

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圖，一個比較集中的例子發現在浙江義烏柳青鄉遊覽亭村宋代窖藏，《義烏文物精粹》著錄了這一組七枚的鑿刻人物故事圖銀花片^①。七枚銀片均用魚子地上的纏枝卷草和折枝花卉裝飾寬寬的邊框，畫心鑿刻人物故事。以刀代筆，雖然難得筆墨韻致，但它的經營位置與刻畫人物都很見功夫，寫態傳神也不輸畫筆。

① 吳高彬《義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且討論其中的四枚：

第一圖，畫心簡筆刻泉石古木和輕輕湧起的煙嵐，中坐一人鼓琴；賞音者二，一人抱膝，一人拊掌，中設酒食；侍者二人，分立兩邊；泉畔有坐騎，馬鞍、障泥畢具〔1·5〕。

第二圖，隱隱一綫勾出山坡，坡間寫樹，寫羊；坡前古松細寫松針，松下老者策杖與少年對答，少年伸臂作指點狀〔1·6〕。

第三圖，一帶遠山為後景，近景一座跨水之橋，橋頭一對交午柱，女子捧硯，男子題橋，右邊的小半個畫面用兩株桂樹提醒主題〔1·7〕。

第四圖，畫面中心赫然一排酒具，酒甕二，經瓶二，

1·7 相如題橋
遊覽亭村窖藏銀片畫心



一人拋酒盞醉臥在酒甕前邊，旁立一人，叉手示敬，邊側有主僕二人對答〔1·8〕。

該如何確定圖案所表現的故事內容？從“三代”到唐宋，追索的範圍似乎太大了，更何況很多故事會有場景的相似。不過圖案的設計總離不開它的時代背景，總要與時代的風氣緊密相聯。前面說到工藝品的圖案設計取材於神仙傳說和歷史故事是宋代的裝飾風格之一，而金銀器中的人物故事因為使用者的關係，便更加貼近士人趣味。不過一個必要的前提是選取的故事不宜太偏，否則當會影響對它的理解和欣賞。如此，它應是容易查找和經常使用的典故，——比如見於類書的故實，而圖案的粉本，最方便取用的莫過於同時代的繪畫。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收藏聖像”，曰自魏晉南北朝至近代，諸大家“無不以佛道為功。豈非釋梵莊嚴，真仙顯化，有以見雄才之浩博，盡學志之精深者乎”。是書以下各卷叢述畫家事跡，於人物畫，亦每每首先舉出佛道人物。所謂“佛”，則“釋梵莊嚴”也；所謂“道”，則“真仙顯化”也。那麼後者的構圖，不妨是寫真形式的畫幅，如何充的《摹唐盧媚娘像》；大約也有一部分是表現了若干情節的故事畫，



1·8 畢卓故事

遊覽亭村窖藏銀片畫心

如前面舉出的《初平牧羊圖》。此外便是有意趣有情味的歷史人物故事，如竹林七賢圖、六逸圖之類。

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雖然是很粗略的認識，似可大致推定遊覽亭村窖藏銀片中幾幅圖案的內容。——

第一圖為蕭思話故事。《事類賦》卷十一“松石方期於思話”，句下注云：“《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蕭思話事見《宋書》卷七十八。太祖即宋文帝劉義隆。思話是孝懿皇后弟，《宋書》說他“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而且“頗能隸書”，先即為武帝劉裕所賞，至“以國器許之”。北嶺撫琴事在元嘉二十四年。故事裏的景物在銀片中幾乎無一遺漏，所謂“松石間意”，也以簡筆渲染得好。

《事類賦》，亦名《事類賦注》，作者吳淑，乃徐鉉之婿，與鉉相同，也是由南唐入北宋。《事類賦》是類書之屬，它以駢四儷六之文鎔鑄故實，然後分題合作為賦，賦的每一句之下再一一註明出處和故事。作者的撰述目的之一當是為了服務於取士之制，取材的廣博又使得它略如一部小百科，好處且在於選用的多是“習見”之書^①。雖然

① 《四庫提要》說它選材之“精審尤為可貴，不得以習見忽之矣”。當然其時用到的不少書今日已非“習見”。

1·9:1 《有象列仙全傳·黃初平》

1·9:2 《列仙酒牌·黃初平》



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南宋時物，但北宋時期它已屢被人提及。宋代金銀器常見成套的組合，那麼當日很可能是集中為一批而同時打造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把銀匠請到宅中，自然也是常用的辦法，如《夷堅志·乙志》卷二十中說到的“童銀匠”故事^①。如此，圖案設計有主人的參與，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一組銀器中的人物故事，便很可以見出土子文人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

第二圖與故宮博物院藏宋人冊頁《初平牧羊圖》正好合看〔1·2〕，這一幅倒是可以命作“叱石成羊圖”，便是皇初平故事後半部中的情節。圖中的策杖老者，乃初平的兄長初起，叱石成羊者則是初平，雖金華山中四十餘年，但作為得道的仙人，而依然一副少年形容也。初平故事在《事類賦》中兩見，一見於卷七《地部》“石”類的“初平叱羊”，一見於卷二十二《獸部》“羊”類的“叱白羊於金華”。初平後來又被稱作金華羽士，如元張可久〔南呂·四塊玉〕《閒居》“玉洞仙書帶雲緘，金華羽士登門探”。成書於明萬曆年間的汪雲鵬《有象列仙全傳》中也有初平事跡，所配插圖即“叱石成羊圖”〔1·9:1〕，且與銀片的構圖並沒有相去很遠，惟“皇初平”作“黃初平”^②。清

① “童銀匠”一則開篇即曰“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為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云云。遊覽亭村窖藏與銀片同出的尚有一組七件鑲金銀台盞，酒盞的圈足外側有“陳官人宅用”五字銘，則很有定製的可能。

② 王秋桂等《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第六冊，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



1·10:1 磁州窯枕相如題橋及局部 中國磁州窯博物館藏

末“海上四任”之一的任熊繪列仙酒牌，“黃初平”便是其中一葉，題曰“羊成石，石成羊，即此可以喻滄桑，今朝有酒須盡觴”，似乎最與宋人對此故事的喜愛相通^③〔1·9:2〕。金華山在今浙江金華市北，若銀片主人家本義烏，那麼初平故事也可算得“本地風光”了。

第三圖當命作“相如題橋圖”。與它相同的題材也見於河北磁縣南來村西崗古墓出土金代磁州窯枕，二者構圖大致相同，不過後者特地在橋頭交午柱下的橫額上面寫出一個“橋”字^④〔1·10:1〕。故事原出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曰成都“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赤車，《水經注》卷三十三引作“高車”；市門，引作“其門”）。相如題橋更是當時乃至後世常用的熟典，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第五折〔太平令〕“得意也當時題柱，正酬了今生夫婦”；白樸《裴俊卿牆頭馬上》第三折〔鴛鴦煞〕“唱道題柱胸襟，當壚的志節，也是前世前緣，今生今業”，皆其例也。元代的關漢卿和屈恭之均曾作過《昇仙橋相如題柱》雜劇，惜不傳。明孫梅錫《琴心記》傳奇敷演相如事跡，第二十齣即為《誓志題橋》。同樣題材裝

③ 《任渭長版畫四種之一·列仙酒牌》，圖八，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④ 今藏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本書照片係參觀所攝。按倪亦斌《看圖說瓷》於此有詳考，所舉圖例甚多，見該書頁53—58，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



1·10:2 磁州窯白地褐花扁壺
大英博物館藏



1·10:3 相如題橋金掩鬢及昇仙橋局部
常熟市西門外程家墳明墓出土

飾圖案的使用與傳播，也正與此相應。大英博物館藏一件元代磁州窯雙繫扁壺，文君捧硯，相如題橋，橋頭柱下的匾額書“昇仙橋”三字，自使圖案主題更為醒豁^①〔1·10:2〕。常熟市西門外程家墳明墓出土一對金掩鬢，其中一枝也是以此為飾，書童捧硯，相如題橋，身後添了僕從與馬，橋頭柱下的橫匾鑿了“昇仙”兩個大字^②〔1·10:3〕。捧硯者由文君易為書童，可知是依據《琴心記》描述的情節設計紋樣。

第四圖為畢卓故事。《晉書》卷四十九《畢卓傳》說他晉元帝時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銀片圖案即天明時分頗有戲劇性的一刻。

畢卓故事也見於傳世繪畫，故宮博物院藏傳唐人陸曜《六逸圖》中的“六逸”之一即為“畢卓醉酒”。圖繪畢卓赤膊醉臥在酒甕之側，掌酒者手提繩索方欲持縛〔1·11〕。兩相比較，繪畫的著墨在於人物，銀片圖案則更偏重於表現故事情節。

畢卓醉酒是當時人們很熟悉的故事，“阮修杖頭，畢卓甕下”，見於宋人作《蒙求集注》卷上，因此銀片紋樣

① 霍吉淑《大英博物館藏中國明代陶瓷》，下冊，頁 506—507，故宮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圖版說明曰：“酒瓶一面描繪這樣一幅圖畫：柳樹下，一男一女正在翩翩起舞，旁邊有一公一母兩隻山羊在悠然張望；另一面則是一男一女正要過橋的圖畫，橋上立一座牌坊，上面寫‘昇仙橋’三個大字。橋上方的天空中，有幾隻仙鶴飛來飛去。”按頁 11 註釋④所舉倪亦斌文，文中也以此為圖例之一，不過作者認為捧硯者是個“小廝”，卻是認得差了。

② 今藏常熟博物館，承館方惠允觀摩並拍照。



1-11 《六逸圖·畢卓醉酒》
故宮博物院藏

可以作“畢卓醉酒”，也不妨題作“畢卓甕下”。畢卓也是詩人喜用的典故，蘇軾《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切題之句便是“抱甕須防吏部來”^③。元雜劇裏也用得俏皮，喬吉《李太白匹配金錢記》第二折王府尹云：“再有那幾個古人做賊的來。”答話的韓飛卿唱一支〔滾繡球〕，道是“有一個直不疑同舍郎，有一個畢吏部在酒甕邊”^④。“有一個畢吏部在酒甕邊”，明代瓷器上卻又繪得真切〔1-22:1〕。

兩宋士人的談神仙，一方面是為着有趣，——由《太平廣記》卷一至卷七十神仙故事的編纂，可以很容易看出這樣的宗旨；一方面也不是如同漢武帝的求仙是為着肉身不死，而不過欲為自己營造一個暫時擺脫塵累、寧靜且復逍遙的人生境界。陸游《劍南詩稿》卷十三有詩題作《宿黃仙觀，兵火焚蕩之餘，惟一殿突兀猶在，黃仙蓋許旌陽同時飛升者》，詩云：“拔宅翛然上碧虛，神仙豈亦愛吾廬。重門不改雲山色，古殿猶存劫火餘。翠木蕭森高蔽日，黃冠貧窶自畦蔬。殘年安得長來此，一椀松肪讀《隱書》。”此詩可與卷一的《夜讀〈隱書〉有感》同看。仙

③ 《蘇軾全集校注》，第三冊，頁1338。

④ 臧晉叔《元曲選》，第一冊，頁20，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

1·12·1 銀鑲金扁壺

內蒙古通遼市吐爾基山遼墓出土



與人的精神時相往來，便是所謂“平生志慕白雲鄉”也，它也很可以代表宋士人的對待神仙態度之一般。中古以來至於近古，魏晉風度式的放浪形骸與閒雅從容，在宋人眼中，也常與神仙等量齊觀。兩宋繪畫與工藝品紋樣中表現的人物故事，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相通的。

三 吐爾基山遼墓出土銀壺 所飾人物故事圖

內蒙古通遼市科左後旗吐爾基山遼墓出土一件銀鑲金提樑扁壺，壺腹兩面開光中各裝飾一幅人物故事圖，兩圖均有榜題，其中一幅題作“四浩先生”，另一幅榜題也是四個字，不過第二字稍欠清晰，不同版本的圖錄此幅之圖版說明概作“弘口先生”^①〔1·12:1~3〕。教人欣喜的是，《契丹風韻——內蒙古遼代文物珍品展》展覽圖錄不僅刊出此器的全形照片，且兩幅裝飾圖案也分別刊載特寫，因得以仔細觀看。細審其字，原當是個“牙”字。於是明白榜題四字乃是“弘牙先生”，實即“洪崖先生”，正如另一幅中的“四皓”寫作“四浩”。

① 《文明之旅——中國北方草原古代文明攬勝》，頁 92，內蒙古博物院二〇〇九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黃金望族——大遼文物展》，頁 72，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深圳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契丹風韻——內蒙古遼代文物珍品展》，頁 47-49，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一年。